

## 牵挂

□王习军

春节的余温还未散尽,达城街道上的红灯笼依然亮着,可你又要离开了。

正月初七清晨,天刚蒙蒙亮,你就开始收拾行装。那一刻,我突然觉得这个春节太短太短,短到还没来得及好好看看你,还没来得及问问你在外面的日子苦不苦、累不累。

女儿,我实在不愿意看见你从父母的身边离开,到他乡去工作、生活。但初七的上午,你还是要与我们分开。

在达州火车站的进站口,我们短暂的话别后,你就走向检票口,并转身向我们挥手告别,瞬间,我感觉空气中弥漫着离别的忧伤。当你的身影完全消失在我们视线里,我们一行人才依依不舍地离开检票口。

回家的车子行驶在市区的道路上,我没有像以往那样留意两旁的城市风景,只有泪水悄然滑落。

想起一句古话:“族望留家乡,家贫走他乡。”女儿,爸爸没能给你留一份近在眼前的前程,让你不得不背井离乡,去远方打拼。每当想到你在陌生的城市独自面对一切,我的心就像被什么东西揪着,疼,但又不能喊疼。

女儿,你远在他乡,辛苦奋斗一年,与父母团聚没几天,还没来得及好好休息,又匆匆忙忙离家而走。多年了,你一直这样匆忙地过着,像一艘出海远航的船,又像一只北飞的大雁,不停地前行着。

女儿,小时候,你乖巧听话。长大后求学在外,顺利完成学业,后来,在外工作,一直客居他乡,独自面对一切。无论你现在是否成功,爸爸都因你而骄傲。幸福不会从天而降,梦想不会自然天成。所有岁月静好的背后都是不懈奋斗。只是,你一定要记得,当你为梦想奋斗、为幸福打拼时,累了,要停下前行的脚步好好歇息。再强健的大雁,再结实的船只,都要加满补给,休养生息,才能行稳致远。要善待自己的身体,你还年轻,还有很长的路要走,无论何时何地都不容忽视安全,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了,才有幸福。

女儿,爸爸不奢望你大富大贵,只愿你身心健康,平平安安,有一份自己喜欢的工作和较为稳定的收入,有一个相知相爱的人陪伴终身。累了就歇歇,苦了就说说,别总是一个人扛着。你要记得,无论飞得多远,这世上永远有个地方让你停靠——那是父母的怀抱,是永远为你敞开的家。

列车载着你驶向远方,把我的牵挂拉得很长很长。女儿,一路平安,明年春节,再相见!

此时,图书馆还没开门,我便在地摊旁的石阶上坐下。待吴姓郎中铺完地摊后,我抱着病急乱投医的念头,伸出左脚让他看。他说得漫不经心,我也听得无精打采。

“这个鸡眼疔好治,因为长在脚板心,比起长在前脚板后脚跟要简单得多。”他边卷着纸烟边说。

我好生奇怪,江湖郎中大多都是凭三寸不烂之舌,尽量把小病说大,把大病说成绝症。这样,若瞎猫撞只死老鼠偶尔治好了,就可凭此吹嘘医术如何高明;若没治好,则说因为病情太重,神仙也无力回天。

看来,吴郎中还算是个实在人,但对其医术我半信半疑,便问:“治好这病要多少钱?”

“这要看拔出的鸡眼疔有多少根筋须,每根收两角钱。”

我并不太在乎钱多钱少,每进一次医院没有个几十百把块钱出不来,去一次长沙要好几百块呢,我只是担心他玩花招骗钱,更心怵的是怕痛。

“你现在来找我,正是好时机,若再过些时日,待那些筋须长到骨头缝里,再拔就很难了。”说完,他不等我作出回应,就托起我的左脚擦起药来。

整个治疗过程仅十来分钟,给我消除的却是永远的磨难与痛苦。

他先是将硬茧及周边涂上消炎和止痛药水,然后用刀片围着硬茧四周划入,待划进十几毫米深时,改用镊子夹住硬茧,慢慢地往外拔,不一会儿就连根拔出。那些密密麻麻的筋须比硬茧主体还长,细细一数,共76根,付费15.2元。

“需要休息几天?它还会长出来吗?”我很不放心地问。

“你现在就可以放心走路,回家再敷五天药。”他很自信,说得斩钉截铁,让我心里踏实了许多。

果然,从我试探性丢掉拐杖的那一刻起,鸡眼疔就再也没有复发过。我被这该死的小硬茧折磨得一塌糊涂,却不想,诊治它竟是这样的轻而易举,简单得没有道理。

曾几何时,江湖郎中被看成是邪门巫术,他们大多身世卑微贫穷潦倒,在阡陌红尘中艰难跋涉疲惫游走,千年的风沙湮灭了太多的传统手艺和秘传良方。许多江湖郎中身怀绝技,他们的名字却不会出现在史籍上,就像我所遇到的吴姓郎中。能让人记住的,仅是他们影影绰绰的往事传闻。

多年以后,当不少人说到江湖游医“坑蒙拐骗”时,我的眼前却浮现出治好鸡眼疔的吴姓江湖郎中的身影,心里泛起丝丝温暖。



## 江湖郎中

□梁纳言

时间倒转40多年,我在参与城郊造纸厂救火行动中,铁钉穿透胶鞋底刺进脚板心。奇怪的是,几天后伤口愈合,却长成一个硬茧,脚一着地就钻心地疼。去市人民医院打了些消炎针,吃了些乱七八糟的药,毫无效果。

厂化验室申主任是我的老同学,见我走路时一瘸一拐的狼狈相,提出用盐酸把硬茧腐蚀掉。我也觉得这主意不错,于是,申把我的脚绑在化验室那张摇摇晃晃的破桌上,我哭丧着脸,紧咬着牙,如同一名受审者。

当申用浸满盐酸的棉签插进硬茧时,一股白雾猛地升腾,疼得我鬼哭狼嚎。申却幸灾乐祸地笑出声来,一直把棉签插到自认为合适的深度才住手。此时,我早已痛得面色发青、虚汗直流。

然而,这个空洞洞的肉窟窿比雨后的春笋长得还快,几天后又长成比以前更大的硬茧,变本加厉地痛。

有人告诉我,本市驻军部队医院技术十分了得,我便赶忙托朋友引荐,直奔一名中年军医。

这次的治疗方式与申同学的方法大相径庭:

一是让我躺在手术台上把脚绑上,比起那摇摆不定的破桌感觉略好一些。

二是事先打了局部麻醉针,比申的方式人道一点。

三是用冷冻疗法,改盐酸腐蚀为用冻成零下几十摄氏度的棉签插进硬茧,将其消除。

当然,二者之间的共同点还是有的,比如:都很痛,只是用盐酸时立即痛,冷冻疗法是过后痛,并且加倍地痛;都冒白雾,只是冷冻时多了种“嗤嗤”的响声;

都捅了个肉窟窿,窟窿容积都有所增大。最明显的共同点是:不久又毫无悬念地结成硬茧。

走投无路,我只得去省城大医院,通过关系找了一名教授主刀。教授将这硬茧称之为鸡眼疔,对其进行整体切除,这次造成的肉窟窿更大。不幸的是,过后硬茧又顽强地长出,当初只有绿豆大,几经高手折腾,此时已比蚕豆还大。

我悲哀地想,这只左脚怕是要废了,从此只能单脚支撑起粗笨的身躯苟活余生。

三个多月的日子里,我拄着拐杖,艰难地行走在厂部到生活区的这段路上。

三个月后的一天早上,一轮簇新的太阳冉冉升起,这样的太阳,能让悲观者重新燃起希望。我吃力地向市图书馆走去,想借几本书打发这难熬绝望的时光。

多少年过去了,我总是对那个阳光灿烂的早晨心存感激。若错过了那个早晨,真不敢想象能否顽强地活到今天,不敢想象单脚行走的漫长日子该怎样痛苦地度过。

那天早上,我在图书馆的石阶下,看到一个戴旧斗笠、穿破草鞋、满脸皱纹的瘦小汉子张罗着一个地摊。他把一包令人作呕、干枯变形的鸡眼疔摆在地摊上,随后又用麻绳挂着几面褪色的锦旗,然后往地摊上铺开几张皱巴巴的奖状,锦旗和奖状上写的无非是老套的所谓“妙手回春”“华佗再世”“手到病除”等字样。锦旗上标明他姓吴,名字已记不起来。其实,我对走街串巷的江湖郎中并不在意,我相信正规且名气很响的医院,或者说是相信科学。